

在苦难中闪耀的人性之光 ——评陈应松中篇小说《松鸦为什么鸣叫》

胡国威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23)

摘要: 陈应松的小说《松鸦为什么鸣叫》体现了作者对乡村农民苦难的关注,揭示了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处在的弱势境地,同时彰显了人性中的温暖,显示出一种带有终极意义的人性探寻。

关键词: 陈应松;《松鸦为什么鸣叫》;苦难;终极意义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757(2013)01-0025-02

作为“底层叙事”的重要作家,近几年来湖北作家陈应松以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备受文坛的关注。在《豹子最后的舞蹈》、《云彩擦过悬崖》一直到《太平狗》、《吼秋》等这些小说中,陈应松以神农架为背景,或者是“与它有点瓜葛”(陈应松语),展示了生活在底层的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鲜明地表现出对底层民众深挚的人道关怀,对其苦难命运的深厚同情,同时也显示出作家本人的悲悯情怀和强烈的道德责任感。然而“神农架系列”小说并不单纯是在“城乡二元对立”中揭示乡村的苦难现实和在城市面前的弱者姿态,作家更将笔触深入到人性深处,用敏锐的眼光洞察到闪耀在艰难困境中的人性之光和可贵的品格,其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松鸦为什么鸣叫》就是这样的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伯纬是神农架山区的一个农民,年轻时被村里派到红旗岩去开山筑路,和伯纬同去的村里人王皋在工地上被炸死,伯纬信守诺言,把亡友的尸体送回家乡。一路上,伯纬忍饥挨饿、风餐露宿,还要躲避嗅到死亡气息的松鸦的追击。为了战胜恐惧和孤独,他甚至不断地和死去的王皋说话,给自己壮胆。返回工地后不久,伯纬也在开路中受伤,成了残疾人。大难不死的伯纬娶了王皋的老婆吴三妹,过起了平静的生活。伯纬每天赶着羊群去山上放牧。但山腰公路上车祸不断,每当山林间传来松鸦鸣叫的声音时,公路上就会有车毁人亡的惨剧发生,伯纬总要拼尽全力地去抢救幸存者或安置遇难者。

神农架是一个神秘、诱人的地方,不仅风景秀丽,而且还出野人。在《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神农架却脱去了这一层温情而美丽的面纱,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神农架严酷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现实。这里仍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吃的更简单,洋芋是小说主人公伯纬一日三餐的主食;山里与山外原本相互隔绝,后来虽然公路修了进来,而对于山里的农民来说,这条公路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只有城里人的车子在公路上跑来跑去,乡民们苦难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变化。对《松鸦为什么鸣叫》的阅读带给我们的首先是一种沉重和忧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乡村远远落后于城市前进的步伐,许多地方至今仍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陈应松曾在一篇访谈录中说:“神农架在人们的印象中,不过是出野人的风景区,很多人不相信神农架的生存现实会这么严酷”。^[1]

《松鸦为什么鸣叫》更带给我们心头一种温暖的感动,一种苦难中生发的对美好人性的希望,这同样来自于小说的主人公伯纬,作为一个地位卑微的“小人物”,伯纬的身上却洋溢

着一种可贵的人性之光。面对神农架严酷的生存环境,伯纬能安然处之,像大山一样质朴和从容。伯纬虽然没有也无力去改变苦难落后的生存环境,然而他并没有向不幸的命运屈服。在双手被炸伤后,伯纬成了一个残疾人,但他却用残缺的双手学会了砍树,学会了赶牛耕田,“重新认识农具,一桩一桩,一件一件,用血,用茧,用咬牙切齿”、“像一个什么也没发生的人”。这样的人生态度既是来自于强烈的求生意志和欲望,更是来自于伯纬对生命和生活本身的热爱,是原始的生命强力的体现。

频繁不断的车祸和死亡成了伯纬窥视世道人心、生死阴阳的一扇窗口。在伯纬救助的人当中,有从安徽来神农架砍伐森林的木材商人,有在车上偷情的男女,有制造假车祸以骗取保险费的汽车司机,也有携带巨款、嗜财如命的局长。他们就像舞台上的演员,在伯纬面前展示了另一种人情世态。伯纬从死神手下救出那个姓嵇的司机(因为在车上和女人偷情而导致车子摔下山崖),临走时还把自己的裤子送给了他,可第二次见面时竟然连搭个便车也不让。受伤的局长关心的是自己装了巨款的钱包,“死了也会拿着”;做手术时又不顾受伤更重的司机小马,自己先走进手术室,以致小马耽误了治疗而死亡。小马的死是“归顺了某种很强大的势力”,而这种“很强大的势力”是什么,实在发人深思。伯纬虽然对此感到困惑不解,然而只要有车祸,他必定会挺身而出。伯纬这种不图名利、不图任何报答,纯粹出于对他人生命的关爱之心,简直就如同现代耶稣一般。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伯纬并没有刻意去追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甚至不明了自己的苦难,也没有看清人类的愚蠢和贪婪,他的性格里有着与生俱来的乐观知足的因素,与那些不顾生命危险,通过那条充满了死亡气息的公路来到大山里实现发财梦的“山外来客”(主要是城里人)相比,伯纬的生活目标和追求是如此简单。对他来说,“有自己的酒喝就是一桩极幸福的事”。在目睹了一系列车毁人亡的事故和从死神的手下救出一个又一个“山外来客”后,伯纬的心头也不禁感到迷惑:“其实一个人只要苞谷酒,你就会省下许多事儿,要那么多东西做什么,要车,要执照,要汽油,要大把的票子,要木材通行证,最后要了你的命……”伯纬当然不会明白,现代社会中对物质财富的狂热追求已使许多人丧失了对内心精神信念的坚守和扭曲了自己的人性。伯纬的“无追求”其实正是对于生命本身的一种执著和坚守。这让我们想起当代另一位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在经历了一次次亲人的死亡,最后只剩下一头同样衰老的牛与他相伴的情况下,福贵仍

收稿日期:2012-12-16

作者简介:胡国威(1973-),男,湖南娄底人,副教授,从事文学理论与创作方向研究。

然选择了顽强、乐观地活着。

在商业化和欲望化的现代社会，救死扶伤却不图任何报答的伯纬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孤独，这是小说向我们揭示的另一面。司机制造假车祸以骗取保险费，要伯纬做证人，保险公司来调查时，对伯纬充满了怀疑：“你总是半夜出来走动，一摔了车你就起来救人？……你替他守车没要他一分钱？”甚至家人对他也是敬而远之，寒冬腊月的下雪天，伯纬回到家见到孙子站在门外，迈开山里人的大步想上前去抱他，老婆吴三妹却一把从他手里将孙子夺过去：“你不要碰他，腊时腊月的，你刚背了死人回来！”这是一个具有博爱之心的人在利益至上者和依然封建愚昧的社会语境下不被人理解的精神孤独。伯纬的孤独具有某种悲剧意味，它向我们暗示了现代社会的另一种精神危机：当人的行为被理所当然地以利益的驱动作为出发点时，对人性善的坚守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社会的认同？

亚里士多德说：“孤独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在松鸦鸣叫声的烘托下，伯纬救死扶伤的举动散发着一一种神性的光辉一对生命的珍爱和博爱的精神。他就像守候在地狱门前的天使，从死神的手里挽救出一个又一个生命，而不管这个生命的灵魂是高尚还是卑微。尽管伯纬对外界的变化无能为力，但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内心的这种热情和信念，人靠内心的激情生存于世的真相在陈应松的笔下得到有力的彰显。无论这种激情带给人类的是灾难还是幸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类永远需要这种热力。松鸦为死亡而鸣叫，伯纬为生命而拼搏，他在山崖间艰难前行的脚步穿透了那寒冷死寂的黑夜，直击死亡的心脏，成为人类在黑暗中得以慰藉的星光，让我们不再为那松鸦的鸣叫而感到忧伤和恐怖。

在“神农架系列”小说中，陈应松热衷于通过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状态来展示乡村的苦难和城市的“优越”（代表性的如《马嘶岭血案》、《望娘山》和《太平狗》等），这种“城乡二元对立”的描绘在《松鸦为什么鸣叫》这部小说中依然存在，但作家采取了一种较为隐秘的方式来体现，其意义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小说中作者花了许多笔墨来写的那条“公路”显然不仅仅是连接山里和山外的有形之路，它更是城市以强者的姿态向农村入侵的表征。众多的城里人就是通过这条公路，来到大山深处实现他们的发财梦。“要想富，先修路”这句原本主要是站在乡村和农民立场上的“名言”，其意义在这部小说中被解构和颠覆。“富”的是城里人，而像伯纬这样生活在神农架山区的农民，即使有了公路，但他们面对的依然是苦难。然而作者的目的并非是在“城乡二元对立”中突显乡村的落后和苦难，或者通过城乡的对立和悬殊而表现农民在经济文化和人格心理上所处的弱势地位（如《太平狗》），相反，在《松鸦为什么鸣叫》中，作者之所以写城乡的对立恰恰是为了彰显乡村美

好的人性。伯纬虽然地位卑微，生活贫困，但他心地善良，乐观知足；他珍爱生命，一次次无私地去救助在翻车事故中的伤者，与“山外来客”对财富的贪婪、对生命的漠视和人性的失落相比，伯纬有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执著和基督式的博爱精神。他是精神上的王者。正是因为有苦难生存背景的映衬，伯纬可贵的精神和品格才闪耀出一种灿烂夺目的光辉。在商业化和欲望化的现代社会，这些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已逐渐被一些人所疏远和淡忘，但是陈应松却将它们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其目的并不限于简单的展示，而是通过提炼农民人性中高尚、纯洁的善的观念和美的品格，对现代商品社会中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过度关注以及由此带来的情感淡漠和人性美的缺失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为了收集《松鸦为什么鸣叫》的素材，陈应松在大雪封山的十二月冒着生命危险走了四个多小时去采访主人公。就在冰雪皑皑的神农架公路上，他突然感悟到：“我要写出人性中最明亮、温暖的那部分”、“这是最寒冷的冰雪和松鸦的叫声告诉我的”。

现代社会里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存在着严重失衡的现象，而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对立”也并非仅仅体现在前者的落后、弱势和后者的繁荣、优越，城市人在扩张财富的同时人性也在发生某种程度的扭曲和变异，而贫穷落后的乡村却反而保留了人性中某些最美好和最温暖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村才是城市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导师”。以伯纬为代表的乡村农民的朴素的生命价值观和博爱的精神品质，反衬出城市文明的虚伪和冷漠。陈应松似乎在这篇小说中暗示：城市在以高姿态向乡村传播“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应当从乡村中寻回早已失落的人性中最美好、最温暖的东西。

作家要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性，在陈应松看来，“写作，是圣者的事情，……为上帝赋予我们人类的苦难和幸福立言，为浮华和破灭，为无休无止的劳役立言，为这个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世界立言。”^[1]正因为这样，陈应松才能从文学的功利性中摆脱出来，直面我们的生存困境，关注着时代的精神问题。在《松鸦为什么鸣叫》中，陈应松以其“底层”写作的立场对以伯纬为代表的乡村农民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与表现，既描写了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处在的落后和弱势境地，更展示了他们人性中“最明亮、温暖的那部分”，显示出一种带有终极意义的人性探寻，给人以深刻的思考和启迪。

参考文献：

- [1]陈应松.爱泥土，更爱石头——与陈应松对话[J].红豆,2005(03).
- [2]蔡家园.荒野中的求索与超越——略论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的精神价值[J].长江文艺,2006(04).

The light of human nature of the Suffering ——the Review of the Novel named Why the Crows Tweet

Hu Guo-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23,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named Why the Crows Tweet reflects a concern for the suffering of the rural farmers, reveals the vulnerable situation that they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Shows the warmth and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uman nature.

Key words: Chen Ying-song; Why the Crows Tweet; suffering; the ultimate meaning

[责任编辑：邓 乐]